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三

元　虞集　撰

序

盧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盧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

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令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

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

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

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傚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

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之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遇於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来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

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

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覯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輙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

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上開漢泉漫藁序

某蚤歲遊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咏之

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謦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藳并續藳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藳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刻諸學宫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為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

志嗟夫為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為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遊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為三百篇中夫子獨

取秉彛好德之章以為知道葢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葢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别録之葢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輙録其目以為記其為説葢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説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筭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

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為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紓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户畫諾

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宫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浹於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寛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説升高能賦茍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

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酧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録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孟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

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説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災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為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内附國朝公之孫畯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藁既成帙而没後三十年畯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葢

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誌公初有語纂閉戶録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藁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為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内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為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邉與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

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於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輙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難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贍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賛於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為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葢當時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為至論而隐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為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耶緬懷故

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為積書之如此仍改

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

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

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

非局於意識之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

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汩汩

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為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已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葢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

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也予誦其言畧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

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為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葢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黄之政告成蒼顏映

照有憂深思逺之意焉卧痾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賦能説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戲逺哉首科最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

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讃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磵谷居愧藁序

磵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磵谷居所

謂愧藁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於兹邑嘗携集拜公牀下峩冠褒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礀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丱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葢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

年若曾蒼山趙東林益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益有徵焉紹雅欲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陵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至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卒死之郡人

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
徽猷閣待制謚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
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葢自國朝以
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
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
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
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
故為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

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黄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擢船回葢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於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碑斷為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起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至為太子賛善終不為起許州趙其公自隠士起官至一品京兆蕭𣂏臨川吴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梁吴彦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葢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明詔使有司舉遺逸

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至正恩至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葢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修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世科不絶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葢難為賢

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毫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荅明詔于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渝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為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錄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其壬辰兵北渡没

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修舊塋而定
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官生南
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臺
御史除廣東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
日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
轉朝列大夫户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
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
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

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為諸侯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於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閿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

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為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為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

氣脉通貫情意孚浹瘝疴疾痛無不畢達綏輯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為之士者修學於已於用無不周受命於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户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翛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澤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

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為人而薦之
觀風於江右者又皆以為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
瀕以之才為請奉檄云邁畧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
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以化貨交於中國
者南海一都會為之喉襟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
能及則容有孽牙攙搶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以得
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隐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以
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慝從其欲則

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毫髪千里權度之則以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捄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為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伯昂親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徐漢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四

元 虞集 撰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黄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吴公又為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吴先生言遡

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别十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顔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為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齠齔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於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為浮靡之文以干禄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

篤敬而勗之至以己之為學者為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
經也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既修矣吳公之
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
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
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
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
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時永嘉之

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以脱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為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

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治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暬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為以功名自許招徠才

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禄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竒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公曾君蓋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盖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

有三年其子如璀輯其遺文相示以為盂初在朝時予方為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盂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甞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既亡習尚竒變盂初獨能不然凡為詩文舂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益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為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録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

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槀獨多考績職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録者君子不得不為之一慨也烏乎武王升天於今葢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葢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人家闕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葢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

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摶齋緑督集序

緑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没真公志其墓石納竁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焘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

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夔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為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為遠不及溫陵宣

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托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益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俟登科

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為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祖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爟宰番禺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為刻梓而傳之祖為來請畧叙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已巳徽宗時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

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
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
還官太學以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
度推官佐幕虔有政金廹宋南渡郡兵盜公公治之有
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
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
歷舍部户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
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

至官迄祠二奉闕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内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傒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葢出公筆而胡公以為

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蹈危禍不忍棄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

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葢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以世祖皇帝之

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為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於王廷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玆

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某乃為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之奉常𭅺闈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益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説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得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顔曾思孟周

程張朱以為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為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為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賛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為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為經五儒者葢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

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為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説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

倦縣長貳待以賔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為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渢渢乎使

無所廹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集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

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荅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畒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黄養源同年張國賔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

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淦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予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别其意尤古

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宫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絶芒芒驕莠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修搴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胷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

枉教以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横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吴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吴公亟稱之首為之序以傳於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為勝水

之流驚湍怒濤呑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泠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盖其脉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遇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以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氷喜篆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絶維有端坐絶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

也乎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以為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為娱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録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

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

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為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禄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虚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為經儀禮

十七篇有司不以為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

乎為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為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修之者即可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予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隂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為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隂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而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内外之辨而無遠

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棣之隘其閭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内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棣嘗學詩乎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葢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茍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暢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啟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也砭焫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屬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仗以剸刖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為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是

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奥世遠不無缺繆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説者衆若成無已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起者其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奥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

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為道人之為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希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為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為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為也中原至於北

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淵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胗脉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

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為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為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

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蓋用大黄朴硝數斤煑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閒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㑹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

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修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為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家居而好修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攟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

益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隐亦與聞焉鄧君字譙伯號無為子書成而化去無隐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寳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為予道之嗟夫昔之為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病者無遺處矣兹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

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為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四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五

元　虞集　撰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塔布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俟迺以民事為己任先事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

已且備且祈得不為菑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為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頹圮而歎焉俟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諱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嚕噶齊前進士錫哩布哈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雩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

四年郡守田登為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其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吴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吴公為之序既而吴公殁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殁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吴二子之言

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為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為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

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辭曰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潛潛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遅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於原亦企於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禄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盖有所歸矣後世貴為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

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子既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没時公弱冠未仕

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涣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雍虞某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脩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

聿興學校之設為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為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為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為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

闕失會歳荐飢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歳在丙子扎實特穆爾布哈為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歳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歳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歳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為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岱爾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

俸以為之先豫王王相府輩昌帥府齊哩克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為鈔貳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羸脩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岱爾更建欞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

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界之學官六年御史樊理溥化司廪以為學校之政既脩風紀之效為大使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為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陜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之兹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彛好

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袵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耤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横渠張子特起關中其

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
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
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
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為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
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
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
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
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

正經為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為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

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為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

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脩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為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闕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闕年升為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合為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於湖廣行省行省言於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於所居署之如其丈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於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圮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額森哈雅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為已任嚴

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之子丈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為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丈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黦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甓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

王宫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於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庋於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容布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於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舍菜於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為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

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記之集乃為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顔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為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吕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録以為入道

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為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於今日為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為一說更相祖尚輕翾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

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為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為浮薄之俗壞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摠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於交廣安定之澤民至於今頼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閫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寛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為治

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於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為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脩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為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為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丈物俊異多

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説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徴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為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為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壎又修之寳謨閣學士章公頴為之記及内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

真定趙公秉政之命脩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為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為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廟學為己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𡼖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取其溉灌覈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為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嚕噶齊呼圖同知色珍摩古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壽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鍔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逖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以名法從為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今之學者尚文是

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修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

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絶其可誣乎自僞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説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為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

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為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為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修學之意凡子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為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輙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治海有大冦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横私鹽

偽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為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録事為畀官強以諉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為聲援立岸上不動親以數蜑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諸市而盜平及為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為學

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為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為學正李輯録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敝壊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

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甓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黮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梗楠豫章之美完以朽墁塗墍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為米若干為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

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説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壊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壊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壊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

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凛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盗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為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為高虛而不知夫

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為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容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為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於今遂為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於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

庚寅邑又盡燬於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為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荐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久物有圮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推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表祥寓書臨川求予為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

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邑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斁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而盡分則可以為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

失其所以為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鬬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偽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

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効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盖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歴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錫哩布哈字元溥來為樂安縣達嚕噶齊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期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宫凡所當為而力可為者以次為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為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為最重是以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

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内附國朝之初得民舍
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以仍改
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
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為師弟子執經問難
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
官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茍且都宫
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寛衍而面勢益
以明敞引衢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

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彦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托克特穆爾也令簿彭諾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

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為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為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俱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世脩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為不及也且其山高

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為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兹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為進士者明斯經也修斯行也為道莫近焉

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衒鬻趍競之文而求脩已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强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

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
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懇懇言之必欲使民久遠
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
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
邦憲為分宜丞律己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

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

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

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

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

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學有廟廟後為會食堂

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内

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為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

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

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壊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茍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

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不取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髙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艮來求文以為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為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

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為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為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贅一辭於其間也

雖然承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佇二先生之緒餘以為告乎夫國家定為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

為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為性焉人之為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為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為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已者

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棄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

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闚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説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五